

〈海與鄉愁〉

早晨我觀摩一隻碗，質地溫潤

泥土來歷不明，圓心像一扇窗

低頭，可以望見氣象

污漬在裡面，就成了拂曉

我們就是這樣記憶暑假的

鈕扣，彈珠，灰眼珠

先是拂曉的倒影，而後被沖洗成大海

是這一種在限制裡超越的攝影術

使容器裡的海變得更清澈些，使木框裡的雲層

攤開成陽光，動用一種自動校準的想像力

懷念一種並非事實的故鄉，甚至是

他人的故鄉。我們向一片海

借來陽光多年磨礪的經驗，做一名採礦工

搬動他人身體裡的片片結晶，摘下頭頂的

雪花，讓它融化在掌心輕柔地——

我們曾被許諾的未來，被遺留在了過去

這滿地風流的化石，根本不需要憑弔

甚至不需要，駐足。可以用眼睛

徒步整片沙灘，然後忘掉走過的路
可以在房裡推演天氣，然後忘掉所有結論

只觀測看不見的水氣，只做一種
不切實際的想像，閉上眼睛
用碳粉點描一片晴朗的海面
這一切都是自動的，自有魚類

循著本能，在海裡追蹤一種
比此刻更善於沉思的彼時。毋須親眼見過
自有思想替我們記得更完整，彷彿
暑假從未發生，漂流瓶卻裝滿了一整座海